

馬漢「海軍戰略論」 要義對我之啟示

陸戰隊上校 廖麒淋

提 要：

- 一、馬漢少將於1890年出版「海權對歷史之影響」一書之後，就被後人視為海權理論的始祖。「海軍戰略論」是其在海軍戰爭學院講授海軍戰略理論的講稿所加以修訂的巨著。其海軍戰略是以約米尼的基本理論架構為基礎，主張以殲滅為手段、制海為目的。
- 二、馬漢提出了海軍戰略上的四個重要原則，包括集中、中央位置、內線、交通線。強調位置(基地)在海軍戰略上的價值並受到三項基本因素影響，即相對位置、強度、資源。
- 三、台灣的地理位置，就在中共「三沿戰略」的「箭頭」，射向美國的扇型防禦戰略線。因此中共欲走向海洋，台灣的地位十分重要，即馬漢所謂的「扼控點」(Chokepoint)。因此，台灣要面對現實認清自身的侷限與在東亞海洋戰略的重要性，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關鍵詞：馬漢、海權、海軍戰略論、地緣政治、三沿戰略

壹、前言

提及「海權」或「海軍戰略」等名詞，很自然就會聯想到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Alfred T. Mahan)，自從馬漢少將於1890年出版「海權對歷史之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93)一書之後，就被後人視為海權理論的始祖。馬漢之所以成為海軍戰略學說的權威，與其對歷史的卓見與地緣政治的獨到眼光有關；軍人世家出身的馬漢，憑藉其前半生從事海軍任務的經驗，於進入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後開始整理其理念思想並加

以著述之，而成就其有關海權理論的思想體系，故可說是半路出家。而這本「海軍戰略論」(原名：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正是其在海軍戰爭學院講授海軍戰略理論的講稿所加以修訂的巨著，於1911年10月出版，此亦為馬漢少將的最後一本著述。

馬漢的海軍戰略是以約米尼的基本理論架構為基礎，主張以殲滅為手段、制海為目的。如此看似與一般傳統戰略觀無異的概念，何以要特別強調是「海軍」的戰略？馬漢曾於「海軍戰略論」一書中引述法國作家的

話：「海軍戰略不同於陸軍戰略之處乃是在需要上並無平時與暫時之分。」也就是在海軍上推展戰略方針時，無論何時，須同時考量運用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手段達成國家政策目的的戰略作為，比陸上戰場僅需考量一個或兩個以上各自獨立或相互依賴戰場的架構而言，是要廣泛太多了¹！馬漢大幅提升了海軍戰略的地位，認定海戰的優先等級較陸戰高，也較具決定性。故「海權對於歷史之影響」為美國海軍建設提供了合理性；「海軍戰略論」則為美國海軍權力之使用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²。

欲討論此一涵蓋規模宏大的著作，本文將分為前言、馬漢生平簡介、馬漢思想的內涵及「海軍戰略論」內容簡介、海軍戰略對後世的影響、其思想在海峽兩岸的實際作為、感想與結論。綜合理論與實例，來對馬漢學說做一深入瞭解。

貳、馬漢生平簡介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生，父為丹尼斯馬漢(Dennis Hart Mahan，1802～1871)亦為軍人，在西點軍校教書，並為把約米尼軍事思想介紹到美國學界的重要人士，門生有不少為南北戰爭時期的將領。受其父影響，馬漢於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二年級時轉入美國海軍官校就讀。1884年，馬漢在其昔日長官魯斯(Stephen B. Luce)的提拔，進入美國海軍

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任教。從此馬漢成為歷史上的傑出戰略家，而名揚國際了。

馬漢一開始在戰爭學院所教授的，一門為海軍戰術，一為海軍史；其中後者的講稿，即為其第一本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之初稿。1886年馬漢繼魯斯之後成為新任戰爭學院院長，但卻因學校一直缺乏經費，而暫時於1889年停辦。馬漢於此一空閒時間出版了其第一本著作，即前面所提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892年又出版第二本著作「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其著作立刻在美歐甚至往後的日本受到好評及重視，在英國其學說成為政府海上擴軍的理論依據，而用為政策辯護。邱吉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任海軍大臣時，曾經感慨言道：「英國對於海軍理論尚無重要之貢獻，世界上最標準的海軍理論，創始於美國的馬漢少將³。」而在德國，當時的德皇威廉二世亦謂：「我現在不是在閱讀，而是在吞噬馬漢上校的書，並嚐試將其牢記在心。……我的軍艦上都有這本書，而且也常為我的艦長和軍官們所引述⁴。」當然，其學說也成為德意志帝國海軍部長鐵畢志(Alfred von Tirpitz)擴建公海艦隊的宣傳工具。而據馬漢自己的傳記中也提到：「就我所知，我的著作在日本較其他國家更為盛行⁵。」在美國馬漢學說信仰者更

註1：馬漢著，楊鎮甲譯，《海軍戰略論》，(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8年5月1日)，頁77。

註2：譚傳毅著，《現代海軍手冊—理論與實務》，(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89年8月)，頁42。

註3：同註1，譯序，頁1。

註4：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民國84年)，頁406。

註5：同註1，頁1。

眾，包括與馬漢同一時代的老羅斯福總統(The Elder Roosevelt)及後來的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前者擴充了海外據點(菲律賓及夏威夷)及開鑿巴拿馬運河，後者造就了史上最強大的海上艦隊。

1892年戰爭學院復校，馬漢重回院長職。1896年馬漢自海軍退休，便以著書為業；1914年因心臟病逝世於華盛頓。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20本專書，137篇論文，實稱得上一多產作家。

馬漢所處的時代，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美國只是處於邊緣的地位。且南北戰爭後，美國人眼光內向，以西部開發為焦點，而忽視其外交關係和海外利益。此時工業革命第一階段已趨於結束，新的階段正要開始，蒸氣和電力正在使陸海交通轉型。歐洲列強都採取擴張政策，紛紛向海外尋求殖民地，帝國主義已成一時風氣⁶。故馬漢的戰略思想十分符合這樣的氣氛，一經推出，就支配著各強權的海上建軍政策。鮮少有思想理論建構者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其成就廣為眾人所接受、讚揚，馬漢就是那少數之一。總之，在馬漢逝世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歐洲諸國和日本競相走向大海軍造艦政策，甚至導致英國為對抗逐漸強大的德國公海艦隊，而放棄其一貫的光榮孤立政策，加入法俄同盟。英國史學家韋布斯特(Charles Webster)認為馬漢的戰略主張實

為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⁷。

吾人除了見到馬漢在戰略及歷史上的表現外，也不能忽視其在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創見。事實上，他可算是地緣政治學的先驅。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就曾指出，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和陸權理論雖與馬漢唱反調，但實為受其思想的刺激⁸。奠定地緣政治學基礎的德國學者豪斯霍夫，在史陶茲·胡比(Robert Strase-Hupe)認為亦是受到馬漢影響。如此說來，希特勒採納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間說，亦與馬漢間接有關的。

參、「海軍戰略論」內容簡介

總體來說，馬漢的戰略思想可分成兩大領域：一、解釋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二、尋求海軍戰略的基本原則。而「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與「海軍戰略論」則為闡述其戰略思想的代表作。事實上，馬漢一生倡導海權，但竟從未對「海權」(Sea Power)此一名詞做過適當定義。首先，「海權」(Sea Power)一詞在馬漢的著作「海權對於歷史的影響」首見於世，但也有學者認為非馬漢首創，而是出自希臘時代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⁹。而馬漢本人在對海戰一詞做解釋時，也只是模糊寫到「海權在廣義上不但包括以武力控制海上任何地點的海軍力量，亦包括平時的商業與航運」¹⁰。

註6：同註4，頁394。

註7：同註4，頁407。

註8：劉達材著，〈贏得冷戰勝利的海洋戰略〉，《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國戰所，民國81年7月)，頁19。

註9：同註4，頁395。

註10：齊鴻章著，《海防與國防建設之研究》，(台北：國防研究院，民國56年7月)，頁3；轉引自劉達材著，〈贏得冷戰勝利的海洋戰略〉，《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國戰所，民國81年7月)，頁19。

在馬漢的時代，因為唯一的制海工具只有海軍，故當時的海權就是以海軍為中心，海權的含意就是海軍武力或海軍強國。故馬漢曾謂：「運用海權，就是海軍戰略。無論適用於平時或戰時¹¹。」也常讓人誤會馬漢的思想是把海軍戰略等同於海權。但隨著時代進步，其涵蓋的範圍也在擴大，而將一切與控制海洋與運用海洋有關的精神與物質因素包括進去¹²。海軍戰略與海權兩個觀念，才給人較為明顯的層級區分。

「海軍戰略論」一書，其內容多以海軍戰略為主，故若按原書名翻譯為「海軍戰略：與陸上軍事行動原則及實踐的比較和對比」則更能讓讀者適切地瞭解該書的意涵主要不是在討論海權觀念的部分，故有關於海權思想的部分(即海權哲學)書中雖時有提及，吾人在此暫不提出說明以避免混淆海軍戰略論的觀點。

「海軍戰略論」的內容共十五章，大約可分為三大部分：

一、史例的評述

從第一章到第五章，其內容多為列舉史上的戰略範例來評述，包括陸戰及海戰的史例。馬漢在緒論中先概略介紹近20年來的戰爭史例及海軍戰略思想之演進，並列舉一些海軍戰略研究者如柯白(Sir Julian Corbett)、達流斯(Darrieus)、德弗來(Dav-eluy)的見解著作；同時藉由各國海軍現況及國際政治的演變，說明希望海軍軍官應多研究重視政治與國際情勢，並與歷史研究相

互配合，共同發揮海權戰略思想及應用。自第二章起，馬漢提出了海軍戰略上的四個重要原則，包括(1)集中(2)中央位置(3)內線(4)交通線。此後四章就是以此四原則套入陸戰、海戰及陸海軍聯合作戰等各項史例；很明顯的，馬漢遵循著約米尼的思想，相信部隊集中於中央位置的優勢，並很重視交通線的控制。馬漢也主張追求主力會戰的機會，將敵艦隊視為主要攻擊目標，直到將敵武裝艦隊殲滅為止。最後部分著重於強調海軍戰略上前進基地的重要性。

二、基本的原理

從第六章開始，馬漢開始討論海軍戰略的基礎與原則。首先，馬漢提到國際情勢的變遷及對於海軍戰略的重要性；再論到蒸汽機的出現增強了海軍交通線的重要性，那是因為蒸汽機雖然給了動力上的便利，卻也增加了對於補給的依賴及困難。戰爭藝術的原理(決定因素)雖不多，但涉及的情況則非常複雜，故制定原理為海軍戰略上的要務。而要研究其要素，可從陸戰中擷取經驗，因為陸戰在歷史上遠較海戰為多，以其資料之豐，內涵之基本原理的分析和解釋也就更多；不過，在運用之同時，也要注意到陸戰相對於海戰的狹隘，如此才不會以偏蓋全。

第七章至第十章則一開始強調位置(基地)在海軍戰略上的價值並受到三項基本影響，即：

(一)相對位置(Situation)。

(二)強度(Strength)，攻勢及守勢的強

註11：同註1，頁3。

註12：劉達材著，〈贏得冷戰勝利的海洋戰略〉，《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國戰所，民國81年7月)，頁19。

度。

(三)資源(Resources)，本身及人工之資源¹³。

馬漢認為海軍艦隊應該用於攻擊敵之主力艦艇及控制交通線，而不是防禦性的工具。故他在書中一直強烈批判「炮艦政策」(以建造小型巡防艦代替昂貴的主力艦)即所謂「要塞艦隊」的守勢概念。基地的防守(特別是前進基地或海軍站)固然重要，但絕不能僅依靠艦隊，而是以加強港口的防禦力量(要塞炮、水雷、魚雷艇及適量的守軍)為必要措施。因此從一開始選定前進基地到經營維持，為了考慮到攻守便利，通常都要以位置險要、防禦力及攻擊力強、豐富基地資源(尤其是天然資源、燃料及船塢)為優先條件。當然，此三要件不大容易同時具備，如此馬漢則認為以位置為最重要考量¹⁴。因為強度與資源皆可以人工方式加強，但位置則否。以加勒比海的亞買加及地中海的馬爾他、直布羅陀為例，其面積不大，故資源有限；又因遠離英國本土，防禦強度不易維持。但因位處水道或交通線要衝及交匯點，故使英國不惜代價地維持控制。

另外，為了讓艦隊與據點相互為用，即以據點供給艦隊，以艦隊維持支援據點，吾人必須根據各戰略點的關係位置與距離、連接通道構成一「戰略線」，以鞏固一個國家的海外事業根基與實力¹⁵。

最後，馬漢將以上之基礎原則運用於遠

洋作戰及一般作戰，強調作戰線與交通線(補給線)的保護，在於戰術攻勢來造就戰略守勢。馬漢花了很大的篇幅講述保護交通線的方法，並認為遠洋作戰的艦隊不能只靠一條交通線，雖然攻擊的力量需要集中，但補給工作則要避免集中；在此馬漢引用拿破崙的名言：「戰爭的藝術，是以機動疏散而求生存，以迅速集中而備戰鬥。」來印証其看法¹⁶。至於構成交通線的各重要據點之防護，仍要依靠足夠的陸海軍兵力，要塞(基地本身之強度)僅是兵力之輔助而已，其主要作用，亦為攻勢而非守勢。最後，馬漢以日俄海戰及歷史上幾位偉大戰略家如查理大公與拿破崙、約米尼的名言，強調戰爭不完全是定律，而是若干大原則的運用，切不可墨守成規。

三、原理的運用

自第十一章至十四章，馬漢分別以墨西哥灣與加勒比海之戰略形勢(並論及美西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及日俄戰爭的過程與態勢。並將其前面所提出的原理加以套入運用，以幫助吾人瞭解其論述之根據。第十五章則是專論海岸設防對於海軍戰略的關係，並以日俄戰爭的成敗因素來印証其認為攻勢戰略的優點及要塞的積極作用。其中他也將「要塞艦隊」及「現存艦隊」(或曰存在艦隊)理論的誤謬指出來。最後，馬漢又再度凸顯其海權思想的指導位階，總結歷史發展的演進，認為不只是擁有優越海洋利益和商船的

註13：同註1，頁85。

註14：同註1，頁86。

註15：同註1，頁105。

註16：同註1，頁131。

國家，即使沒有，仍是需要海軍，藉以成為推行任何國家政策的工具與憑藉。

肆、「海軍戰略論」在海峽兩岸的實際作為

隨著科技的進步，讓馬漢的海軍作戰內涵必須面臨修正¹⁷，而柯白、卡斯特(Raoul Castex)等與馬漢同時代學者的不同見解，也對馬漢的海軍戰略思想造成質疑。不過馬漢認為海戰具決定性，無形中提升了海軍戰略的位階，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海軍從此被認定不但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更可做為解決國際衝突的工具，海軍戰略的運用層面與方式亦更加廣闊¹⁸。蘇聯解體後，原配屬越南金蘭灣的艦隊撤回，而美軍駐防菲律賓的兩大軍事基地也先後撤除。這對於原本就有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投下了新的不安定因素。而亞洲各國的海權發展，就由此引爆。而兩岸勢力的消長，更是其間之關鍵。

一、中共海軍戰略思想的發展歷程

中共在經歷一連串改革開放脫胎換骨之餘，雖極力主導亞太地區的各項政、經情勢的發展，但困於大陸人口無止盡的增加至空前的13億，水資源、動力能源及食糧等陸地資源日漸不敷使用的狀況下，進軍海洋已成為其不得不選擇的路。在這包含西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的30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如何經營，就成為中共邁入二十一世紀的首要

課題，故海權的發展，對中共未來的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對台灣而言，亦是未來前途的關鍵。

中共在早年因政治動盪而使其軍事能力始終處於防衛態勢，所謂的「人民革命戰爭」就是一種誘敵深入的守勢戰略；故其軍事資源多集中在陸軍的發展上，海軍的地位只是協同陸軍作戰而已。七〇年代以前，中共海軍在「飛、潛、快」(海軍航空兵、潛艇、快艇)的建設指導下，頂多只能稱得上近岸防衛而已¹⁹。雖然這種近岸海軍建設費用少且耗時短，但仍因噸位、續航力及火力的限制，而只能進行守勢戰。最重要的是，這種防衛戰略仍不脫人民革命戰爭的格局，以「積極防禦」、發揮海上民兵及沿海民眾的力量、魚雷快艇的游擊戰術來決定勝負，將陸上戰爭的那一套搬至海上而已。

但自鄧小平上台以來，其重視海洋的觀點也直接帶動其發展海權的積極作為。首先，1982年劉華清出任海軍司令員後，即大力倡導海軍的現代化，提出朝「電子化、自動化、導彈化、核子化」的目標發展。並改變戰略方針，將傳統「近岸防禦」調整為「近海防禦」以確保海洋利益²⁰。即由過去「禦海洋、固海岸、嚴守城」轉變為「捍衛海洋權益、發展海洋經濟、強化海洋科技、保護海洋環境」之進取理論²¹。其近海防禦的方針及思想多少沿襲了馬漢的海軍戰略與海權

註17：馬漢於《海軍戰略論》中便指出，潛艇、魚雷與無線電的技術發展，雖然不影響其戰爭原理，卻讓戰略運用有著顯著的改變。(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8年5月1日)，頁2。

註18：同註2，頁42。

註19：參見廖文中，《中共躍向遠洋海軍戰略》，(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印行，1995年4月26日)，頁5-7。

註20：引述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9。

註21：同註19，頁4。

思維模式，在此概述如下²²：

(一)近海防禦可以有效地涵蓋台灣、南沙群島等大陸宣稱之主權島嶼。

(二)可保證在和平時期進行各種海洋開發活動，有效保護各種海洋開發活動和各種權益。

(三)使其有能力支持和平外交政策和僑務政策，擴大在亞太地區之政治影響力。

(四)加大海上防禦地幅縱深，增厚沿海地區防護層，為有效攔截敵兵力兵器的襲擊。

(五)為海軍艦艇海上活動提供較大迴旋空間，便於大範圍機動作戰，以內、外線作戰的結合消滅和牽制敵人。

(六)有利於各戰略海域之間的相互支援。

(七)可有效防止和打破敵人海上封鎖，並便於對敵戰役後方海上交通線實施積極行動，以削弱其持久作戰能力。

(八)可有利地保護大陸近岸、近海交通線，並可有重點地掩護遠洋通道。

(九)於必要時對敵人戰時位於「第一島鏈」²³附近的出發基地、前進基地進行襲擊，或造成威脅。

至於在戰略指導上，兵力建設及戰場建設著重於大陸沿岸戰略城市防禦、重要港口經營與熟悉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海域特性；此外，規劃各型艦艇及空中武力的協同作戰能力：著眼戰爭全局，積極採取攻勢行動，配合陸上戰場，廣泛實行戰役戰鬥的外線速決

進攻。整個戰略內涵，中共稱之為「大縱深立體防禦戰略」，仍是強調防禦的守勢作戰；與美國海軍的「前沿戰略」或蘇俄的「遠洋進攻戰略」等攻勢作為本質上是不同的²⁴。總之，劉華清的改革已改變了中共海軍的屬性，故其被稱為「中國的馬漢」，不是沒有道理的。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的進展及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共體認到世界強國在進行綜合國力競爭的同時，無不把注意力傾向海洋，故爭奪海洋的鬥爭勢必十分激烈。中共為維護海洋權益，便更進一步將「近海防禦」擴展為「經略海洋」，即一改以往重防輕攻的戰略觀，集中使用戰力強大的快速戰鬥群，實施有限的進攻作戰，奪取先期優勢，速戰速決。從近年來中共核能潛艇經常遠洋出航、航空母艦的半成品購買及在緬甸莫貴群島設置前進基地，進入印度洋等作為，就可看出中共進行馬漢海軍戰略思想的強烈企圖。如此不但對剛開始發展海權的東南亞諸國產生威脅，在美國海上強權亦開始關注其未來的發展，而規劃實施全球海洋安全防衛政策「千艦海軍」。總之，中共全心走向海洋的步調已是無法停止，而其能力達到第二島鏈的時機，也只是遲早的事。至於成功之關鍵，就在台灣問題。

二、我國海軍戰略的走向

台灣的地理位置，就在中共「三沿戰略

註22：參見張揚，《關於建立我軍空軍戰略、海軍戰略理論的討論情況概述》，《教學研究資料(軍事版)》，(北京：國防大學圖書館，1987年12月23日)，頁9。

註23：所謂第一島鏈，包括日本列島、琉球、台灣、菲律賓、汶萊等西太平洋列島弧線。另有所謂第二島鏈，則包括白令海峽以南、小笠原群島、馬里亞那群島、巴布亞新幾內亞、澳洲東部海域等地。

註24：同註22，頁12。

」的「箭頭」；所謂「三沿」，就是沿江（箭）、沿海（弓）、沿邊（弦），三條線形狀恰似一支弓搭上一枝箭，射向美國的扇型防禦戰略線²⁵。因此中共欲走向海洋，台灣的地位十分重要，即馬漢海軍戰略所謂的「扼控點」（Chokepoint），佔有內線優勢，故中共始終不放棄武力犯台，除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外，為了走向海洋，中共不能不防止台灣倒向西方，成為其防衛的中堅。倘若如此，中共即使不惜「斷箭」也要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冷戰期間，台灣做為「不沉的航空母艦」，確實在美國的支持下擔負了戰略打擊、區域嚇阻、制海權獲得與維持及兵力投射的功用，遏阻赤禍蔓延。然而也因受限於美國阻撓我國反攻大陸與本身海軍實力的不足，我國海軍思想，是以制海為先²⁶。馬漢的戰略思維雖是我海軍思想的主軸，但實際作為上越到後期，越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將許多要點淪為口號。吾人可從以下的觀點切入討論。

從我國的「海軍作戰綱要」，從民國56年制訂至民國80年修訂，關於海軍戰略部分，逐漸形成包括先制作戰、迫敵決戰、海上封鎖、兩棲作戰、支援友軍作戰等等思維概念；近年來更是有「境外作戰」、「縱深打擊」更新的戰略主張，不可諱言對海軍戰略會造成重大影響。然而隨著中共海軍實力的增長與我國防衛方針的改變，究竟我海軍艦

隊能否遂行馬漢的主張？吾人皆知欲維持優勢海軍的戰略作為，最佳方式就是維持數個海上前哨站（島嶼）的經營，並派遣艦隊長期駐防或經常性地巡邏，以保證制海權的維持。按此，對台灣而言，外島是我國賴以維持海峽控制權的最佳憑藉，經由艦隊對各外島的運補與偵巡，我國才得以維持優勢²⁷。然而我國的實際作法卻與之背道而馳，吾人見到的是南海諸島換防，改由海巡署派遣警察駐守，金門馬祖亦逐漸削減軍備。僅有海軍擔負運補任務時，才會組織特遣艦隊巡邏外島附近海域，規模與頻率皆不如以往。此舉簡直已宣示承認我國海軍是劣勢艦隊，徒然空出廣大的海域讓對方艦隊填補空隙。試問既欲採取優勢海軍的積極作為，實質上卻呈現出馬漢所不苟同的「現存艦隊」消極形態，甚至是支劣勢的現存艦隊，數量與戰力皆不足，亦無法達到柯白所主張的現存艦隊積極防禦、癱瘓敵人功用，又如何奢言先制作戰或境外決戰？這實在是戰略制訂上必須嚴肅考量的。

伍、結語

正如戰略學者鈕先鍾所評，馬漢的海軍戰略思想體系不是那麼完整，除了對「海權」、「交通線」等等名詞未做嚴謹定義外，且因其身處於一個技術革新時代，即由帆船進化到蒸汽輪船的過渡階段，故使他始終頑固地堅信科技進步不會改變海戰的普遍原則

註25：見李文志，〈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該戰略線約為東經150度為軸線，業強出版社，1996年），頁110-116。

註26：註2，頁211。

註27：註2，頁212。

；如此也使得他的理論越來越經不起時代的考驗²⁸。且如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所云，馬漢的著作是事實的敘述多於理論的分析。至於二次大戰後所發展的「兵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兩棲作戰及三軍聯合作戰技術²⁹，則更不是當年科技條件下的馬漢所能想見的。最諷刺的是，自從馬漢的學說問世後，反而鮮少有所企求的決定性大會戰在海上出現，也使得其理論一直得不到印証；中途島之役算是少數之例，但卻是以馬漢時代還尚未出現的俯衝轟炸機或魚雷攻擊機所完成，美日雙方的艦隊始終沒有機會以艦砲交火；日德蘭海戰只完成了一半，德國公海艦隊就撤退了。總之，在二次大戰後，馬漢的多項概念已不再受推崇：航空母艦取代了主力艦，連馬漢認為只能用於港防的潛艇，如今也可用來徹底擊潰一工業國(戰略潛艇運用核武)。然美國海軍的戰略思想，已從大洋作戰(Open Ocean)轉為重視濱海或近岸作戰，其美國以「絕對制海」為原則，發展新海洋戰略，將海權前線從濱海向各洲大陸河道、港口、海岸線擴張，達到「千艦海軍」的戰略目標，然其作戰準則亦已逐漸修改³⁰。

高西可夫(S. Gorshkov)曾指出，一個國家要其外交政策順利推行，並拓展與他國的經貿、科技、文化交流，與海上力量的發展有深刻的關係³¹。即使是講法，更需要海

上力量(武力)為後盾才有效用。這種觀點絕不是沈迷在過去帝國主義。因此，吾人今日評價馬漢的思想，固然要將其不合時宜的論點作一修正，但有一點原則仍是不變的，亦是馬漢所一向強調的，即武力是國家海洋政策執行上不可缺的工具³²，故加強海軍戰力，仍是整個問題的根本要件。

由於軍事技術的進步，海軍戰略在許多軍事觀察家眼中，美國海軍戰略思維出現新觀念，開創全球的海上安全與海上反恐，藉由此訴求與措施，美國已具體將其海權前線擴及大多數濱海國的港口及海岸線，以某種程度達成「千艦海軍」的戰略目的。無論如何，西方諸國至少已親身實踐或驗證過馬漢的主張，至今尚且發展出更完備的新海軍戰略思維；而我國受制於歷史遺續與現實結構障礙，到許多軍事決策者均一直抱持「重陸輕海」、「以陸控海」的陸權思想與政策，強調陸軍戰力保存措施的陸權思維再強化，阻斷一個新海權國家的興起，馬漢學說更是處於紙上談兵階段，遑論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海軍戰略觀。

概括說來，無論是軍事武力的強化或是具有全球性的戰略作為，主在能強化國人意識形態上走向海洋的意願。我中華民國能不能在新世紀「經略海洋」，完成自清末魏源等人的理想，不在坐而言，而在於起而行！謹以此看法作結。

註28：同註4，頁404-405。

註29：念禎著，〈從海上來—美國海軍新作戰構想〉，《全球防衛雜誌》(台北：全球防衛雜誌社，民國87年5月)，頁62-69。

註30：林文隆著，《國防雜誌》，民國98年8月，第24卷，第4期，頁6。

註31：高西可夫著，朱成祥譯《國家海權論》，(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4年4月)，頁86。

註32：James Cable, *Navies in Violent Peace* (St. Martin Press, 1989) pp.88，轉引自鈕先鍾，〈後冷戰時代海權新思維〉，《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頁10。

＜參考資料＞

一、書籍

1. 馬漢著，楊鎮甲譯，《海軍戰略論》，（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8年5月1日）。
2. 譚傳毅著，《現代海軍手冊——理論與實務》，（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89年8月），頁42。
3.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民國84年），頁406。
4. 齊鴻章著，《海防與國防建設之研究》（台北：國防研究院，民國56年7月），頁3。
5. 廖文中，《中共躍向遠洋海軍戰略》（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印行，1995年4月26日），頁5-7。
6.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9。
7. 張揚，〈關於建立我軍空軍戰略、海軍戰略理論的討論情況概述〉，《教學研究資料（軍事版）》（北京：國防大學圖書館，1987年12月23日），頁9。
8. 李文志，〈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頁110-116。

9. 高西可夫著，朱成祥譯，《國家海權論》（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4年4月），頁86。

10. James Cable, *Navies in Violent Peace* (St. Martin Press, 1989) pp. 88, 轉引自鈕先鍾，〈後冷戰時代海權新思維〉，《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頁10。

二、期刊論文

1. 念禎，〈從海上來——美國海軍新作戰構想〉，《全球防衛雜誌》，（台北），全球防衛雜誌社，民國87年5月，頁62-69。
2. 林文隆，〈千艦海軍〉，《國防雜誌》，第24卷，第4期，民國98年8月，頁6。
3. 劉達材著，〈贏得冷戰勝利的海洋戰略〉，《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國戰所，民國81年7月），頁19。



作者簡介：

廖麒淋上校，陸軍官校專79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93年班，現服務於國防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北江軍艦 PC-122

